

▲住大科用  
第二十四

梅亭賜酒恩不重敢當  
樊噲事沛公，粉笑唱  
歲歲香梅黃又紅，舞酒  
歲歌慷慨中，正笑談見  
來了從事蒲韻，丑介  
裏，見他的人  
兒，起見皇上的時候  
他端端正正的坐  
的大寶座上，幸

機會少，甚至於有  
了一次「起兒」，只  
了幾個「賊」和「是  
到渾儀的頭腦，則  
新穎，思想亦較爲

場，裏面設備了鞍轡，遊木，滑梯，壓板網球，籃球等各項體育器具，演戲時常擺了正宮榮后和偏宮嬪妃一同往，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十回  
劫囚車永壽脫險  
探盜跡蕭方救駕

轉來。稟報徐公。徐公到了跟前。見這墳側。豎立一座石碑。上面刊的是。大唐新故僑繼宗之墓。徐公料想死者。必有

公問道：這平墳是不是孤墳？你們想來知道。保甲回道：死者

那裏。家中尚有甚麼人首人回道距此不遠。有個堰塘。就在

這堰塘隔壁。他們只有婆媳兩人。現在只有婆七在家了。徐公道。這裏距離有多少途程。首人回道。不過十餘里。徐

公點頭。吩咐各自退去。立時傳令。就往前面村鎮。暫紮行臺。一面派人。飛生悉戰報。呈報王天全家人登。到行台勘

問

第十一回 誅毒蟒夏登正法

第二晨早。懸城縣知縣。已將原破兩盜。人證代到。

接參見。頓時把這座鄉鎮。鬧熱起來。徐寧把衆官手本接過。

途發生一宗案件。要在此處審訊。不能不擱延二日。各位不

說罷。送客。衆官員告辭退出。各歸本衙。徐公見合官退後。必在此聽差。請出回衙辦事。獨留應城縣。在此候差覆訪。

●立時傳話站堂。役差將倪王氏提上堂來。跪在下面。徐公一看這女人。不過二十餘歲。雖是形容憔悴。足跡手拷。

具琅璫。却品貌端壯。不像個行兇的模樣。便點名問道。倪

人毒死的。徐公道：你用何毒藥？婦人答遞：用的砒霜。徐

記不清楚。徐公道：你自己去買的。還是別人替你買的。婦

人半駭。答不出。徐公接着問道：「你丈夫是一月死的。怎麼才六月告發。這是何故。」婦人回道：「因婆媳不合。徐公暗賸

點頭。正欲下問。忽然燈熄。轉發命。在一旁說道。啓稟大人。這婦人毒夫是假。毒姑是真。他丈夫是誤死的。徐公道不贊。

他毒姑毒夫。都犯涉遲之罪。不過毒物證據。毫个足恐。貴標內所根據。就斷定他是毒姑呢。賀介然言可答。頗有面紅。

耳熱。徐公一笑。又問那女人道。你不要以爲一死殉夫。就

你作主就是。這女人剛才聽見徐公，在說知縣不對，心裡

哀情中  
短篇再  
**蘆花變**  
惟門衰祚薄，雖年已不一知化無  
惑，尤抱伯道之悲，奈天年

錦官城外荒原上  
下承歡 祇掌珠一顆，  
娟年

綠草離離，野嶺填頭  
寒風颯颯，一坏黃土  
娟娟惡天資，迥異凡俗  
泣謂其

授以詩詞，輒能琅七上無靈，

一樓，出自岡迴，風送哀鳴，令人凄然落淚，櫛進士墓，離伯道無，妾死後

一弱冠女郎，玄裳縞衣，  
痛哭賁前，無可，舉  
對此，老懷正慰矣。詎  
旁生一尤望。

袖拭淚，慟七而行，步  
至江邊，仰天長嘆，聲牙  
劍俠武術  
飛矢十三

玉殞香消，一縷芳魂，竟隨屈大夫而去。長篇小說，篇幅一切是了，計議已定，便帶

，在下不可不追敘一番。原來冰

也，  
女子芳名無窮，固  
閉，逃難的長老攜幼，紛紛北上，  
要和捻匪直接激戰，雖不能取

一工秋善爲之女子也  
父陳某，曾掌某縣篆，  
兩人重萬不敵。二則官兵又不肯  
如此，二人商議定妥，便在城外

袖拭淚，懷七而行，步至江邊，仰天長嘆，鐙身一躍，玉殞香消，一縷芳魂，竟隨屈大夫而去矣，噫，伊何人斯，胡傷心若是，而讀此慘劇也？

女子芳名雲弟，固一王秋善偶之女子也。父陳某，曾掌某縣篆，

劍俠武術  
長篇小說  
飛俠十三

準備一切是了，計議已定，便帶在下不可不造鼓一番，原來冰美的女子，以後聽得官將到，閉，逃難的長老攜幼，紛紛北去，要和拾碑直接激戰，雖不能戰，兩人萬萬不敵，二則官兵又不肯如此，二人商量定妥，便在城外

○ 看他種種舉動，分明極有本領，他見我兩夜不出，定然疑而未信，所以今夜這邪橋條上，特地會

月不常圓，吹來一夕，在九泉之下，雖死亦瞑目矣。言已，愴然長逝。父女痛哭之餘，亦惟厚殮之而已。宋宗陳氏愛妻情重，不忍娶，今者藥石不起，但願能琴瑟再續，冀甘肅之妾慈母萬一孤離，則妾言猶主耳，奈何忘之，

父深然其言，遂續娶繼母周氏，狐性善妬，蜂尾工螫，嫉妒非所出，遇之殊薄。綰綰得咎，啼笑皆非，稍不如意，更夏楚橫施，備催逆來順受，不敢有怨言。蓋恐傷父心，故忍而不發，其用心可謂苦矣。未完

命關天。豈由爾等任意胡行。立時吩咐鎖押起來。一面派人去請兩尾魚。將倪王氏刑具卸去。叫他回家。照樣煎好。仍然放在原處。莫差分毫。專候本使。親來查驗。并將倪氏同夏登一同代去吩咐已畢。這才退堂。把歷城縣賀令。傳進內室說道。這種人命案件。關係很大。貴縣何得這樣粗心。所幸尚未移到六部。倘若反坐下來。怎樣辦理。不要以爲本人招認。就可定案。今日這種情形。一望而知是。夏登在作怪呢。賀令頓首連聲道。大人的明鑒。卑職實在荒謬已極。還望大人的栽培。說罷不住的請安。

跪在前一後。徐公看倪夏氏滿臉脂粉。夏登鼠目賊腦。就知都不是個正經人。便問倪夏氏道。你兒子二月死的。怎麼六月才告狀。婦人回道。起初不知。後來弄明白了。才曉得媳婦毒死的。徐公道這話是何人對你說的。婦人一時說不出來。徐公把驚堂木一拍。兩旁差役吼聲道。快說。婦人心驚胆戰。連道。是姪兒夏登說的。徐公問夏登道。你何以知道。夏登囁嚅半嚮。才說道。小人心想。七孔來血。必是受毒。家中又無別人。總是他女人謀害的。徐公道。你既無真憑實據。就敢告人逆倫謀夫。設或本使問出真實情形。定將你二人反坐。推出斬首。徐公話剛說完。婦人同夏登異口同聲道。既是如此。我門不去了。兩夫人陪家。徐公發怒道。人

一時。七孔流血而亡。說至此。又哭泣起來。聲音都哭啞了。徐公問道。既是二月死的。何以六月才告狀。女人道。丈夫死時。婆婆并無別意。直到安埋過後。不知何故。婆婆就將小婦人告發。小婦人自傷命薄。痛不欲生。想從夫於泉下。因此滿口招案。徐公道。原來如此。怎麼地方官。也不查明實據。就會把案定了說着。看了賀知縣兩眼。賀知縣理頭無言。兩頰通紅。徐公又問道。你婆婆有多大年紀。他娘家人什麼。這控告夏登。是甚麼人。女人回道。婆婆今年四十歲。娘家姓夏。控告夏登。是婆婆的姪兒。徐公聽罷。吩咐代倪夏氏。並控告夏登。差役一聲答應。將二人代至堂上。

實詳細供來。有甚冤枉。本使替你伸雪。這女人想到自己含冤。今日才遇着青天大人。憐恤自己。更是感恩難言。一時觸動往事。不由痛哭交流。傷心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只是張着口出氣。站堂差役。吼着堂威催他快供。徐公喝道不准逼他。等他消停一會。徐公已看出那女人的慘狀。知道冤深痛極。才有如此表現。也覺十分感慨。不忍看他。過來就去翻閱案卷。這時堂上。靜寂無聲的好一陣。才聽見那女人咽哽供道。小婦人今年二十三歲。嫁過門來。已有五年。姑媳相得。并無齟齬。夫妻感情。甚是融好。丈夫在外貿易。一年半載。才回家一次。今年二月。丈夫回家。小婦人特地買有兩尾魚。煎好與丈夫下酒。不知何故。吃了下去。不到

有感動。這時候又見徐公如此說法。早已淚流滿面。哽不成聲。半響才見了一聲雷王。徐公道。不用暴雷。慢慢的主。